

诗 歌 (含旧体诗词、散文诗)

梁小斌

《又见群山如黛》



梁小斌,1954年生于安徽合肥。1991年加入中国作协。出版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《少女军鼓队》《又见群山如黛》等十多种。《雪白的墙》获1982年全国中国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,并入选《百年中国文学经典》;诗作《我热爱秋天的风光》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通用高中语文教材。2005年,获评中央电视台“年度桂冠诗人”称号。

获奖感言

我深切地感谢鲁迅文学奖的各位评委,深切地感受到各位评委审视的目光在注视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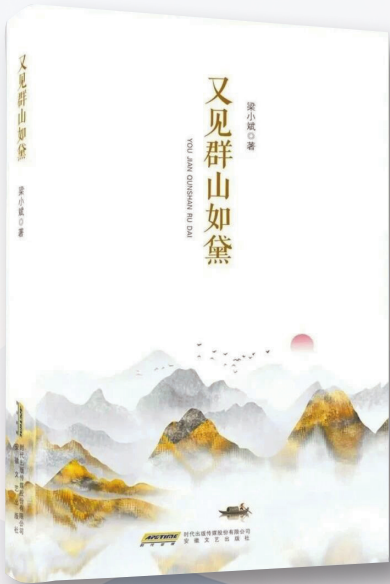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想,此时此刻我究竟在想些什么,回顾我的诗曾经说了些什么。我比较喜欢一些专用的词语,比如说“守望”。守望,长时间的守望。作为一个用文字来说话的诗人,我究竟守望着什么?

从守望的最基层开始,我甚至想到,我曾经守望过一壶水的沸腾,守望过打谷场上的鸡群和鸭群,守望过我去过的河山,以及它们的动静。

因为守望,我的心长时间地驻守在那里;因为守望,我看见了被我守望的世界和事物在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,静悄悄地产生着位移,看它今天跟昨天的区别。就是这些静悄悄的区别深深地打动着,命令我,将这些守望中所看到的、所观察到的、所坚守的事物一探究竟。这实际上也蕴含着关于生活的深刻道理。我们的生命,往往处于一种守望的状态。这份守望,关涉方方面面的人,引发出丰富多彩的心理感受。所以,我的很多诗歌都与守望的主题相关。

于是我想,我要如实地、忠实地把它表达出来,在表达我所感悟的事物的同时,让我的心灵得到升华。

鲁迅文学奖对我作品的肯定,让我体会到在我背后的深切的关爱,让我为这样一种关爱重新振作起来,重新叙述,甚至给我第二次诗歌创造的生命,让我为我的诗歌写作再次感到动容。这份温暖和肯定,将成为我以后写作的动力。



《又见群山如黛》,梁小斌著,安徽文艺出版社,2024年9月

叶玉琳

《入海的长笛》



叶玉琳,1967年生,籍贯福建霞浦。福建省作协副主席,宁德市文联主席。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,著有诗集多部,其中,《大地的女儿》入选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。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、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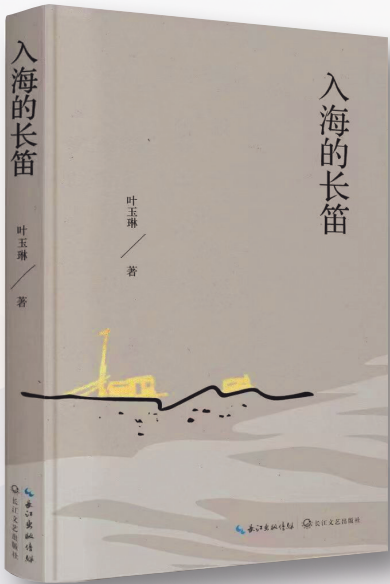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得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一刻,我的心中百感交集。感谢中国作协、文坛师友以及广大读者一直以来的关心、支持与厚爱,感谢闽东这片热土和蓝色的海洋带给我灵感,感谢诗歌带给我不一样的的人生,同时我也想以诗歌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。

我生长在福建霞浦的海滨,半生观海、半生写海,我的每一行诗句,都源自海边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与坚韧品格。对我而言,这个奖项,是文坛对乡土地域写作、海洋生命书写的极大肯定。

我深知,个人的荣光永远扎根于故土文脉。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,更属于滋养我的闽东山海,属于团结奋进的闽东诗群,属于蓬勃发展的闽派诗歌。它不是创作的终点,更应该是全新的起点,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和鞭策,时刻提醒我永葆诗歌的赤诚与纯粹,以这支沐浴着闽东之光的清越长笛,吹奏海洋独有的生命韵律,记录滨海人民的坚守与热爱,礼赞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美好状态,致敬这片生生不息的、养育我的蔚蓝故土。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作品,让更多人读懂闽东的海、福建的海、中国的海,读懂海边人的风骨,读懂山海之间最朴素、最动人的生命力量。

未来,我会依旧保持简单纯粹的生活节奏,潜心创作。过往的写作,我更多是遵从内心,记录所见所感。获奖之后,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,诗人不仅是自我情感的表达者,更是时代与大众生活的记录者、文化的传承者。



《入海的长笛》,叶玉琳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,2025年7月

王计兵

《低处飞行》



王计兵,1969年生,江苏徐州人,现居江苏昆山。外卖骑手。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,1992年初次发表文学作品。已出版散文集1部、诗集6部,曾获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、花地文学奖诗歌奖。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,江苏省劳动模范,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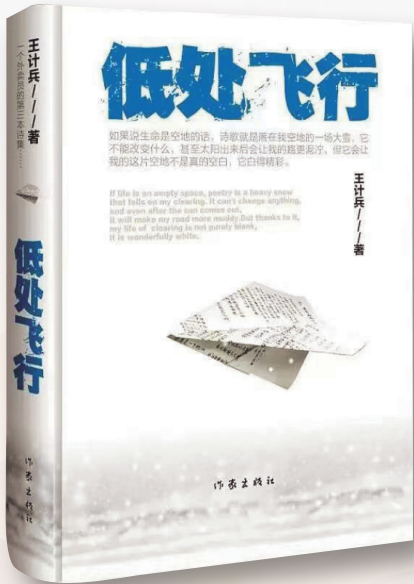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获奖之后,很多人问我什么感觉?我说:“如释重负。”提名名单公布时,我瞬间拥有巨大的快乐。可接着不断有信息过来询问,快乐就被一种越来越沉重的情绪压散了。当最终获奖名单出现我的名字,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如释重负。

我是一名外卖员,送外卖已经送了八个年头。生活,我是认真的。同样,热爱文学,我也是认真的。在文学这条路上,我已经走了38年,我用诗歌讲述着生活。为了写这本书,我制作分发了60份调查表,我走上街头,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。如果我这本书的出现,能够让外卖小哥在生活中多一些好评,少一些误解,可能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。

有一次,我去一个小区取餐,遇到了一位一只臂膀的兄弟,跑得飞快。我们在狭窄的楼梯口相逢,为了给他让路,也为了向他致敬,我侧身靠墙,双手合十为他让路。他回身向我还礼,当他把一只手立在胸前时,我突然感觉浑身一颤,写下了《单手佛》。还有一次,我去一家小吃店取餐,遇到老板娘搂着自己幼小的孩子,蜷缩在饭店的一角睡着了。为了不打扰她俩,我轻轻取走外卖,之后写下了《下午三点》。我想用一本书,展示一群生活在低处的人,同样乐观,同样心怀光明。

这次获奖后,网络上各种言论向我涌来,有赞扬,有批评。我想用几句话来表达我的内心,也算是我的回应:我原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,给我悬崖,我是瀑布;给我乱石,我是浪花;给我沙滩,我一寸一寸渗入大地。流淌是河流的命,干涸也是。未来还长,我还会有作品对岁月作出回应,我不是完美的,但缺点会让我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


《低处飞行》,王计兵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2月

江 非

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



江非,1974年生,山东临沂人,现居海南。任职于海南省文学院。著有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《自然与时日》《泥与土》《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》《一只蚂蚁上路了》等十余部诗集。曾获茅盾新人奖、丁玲文学奖等。

获奖感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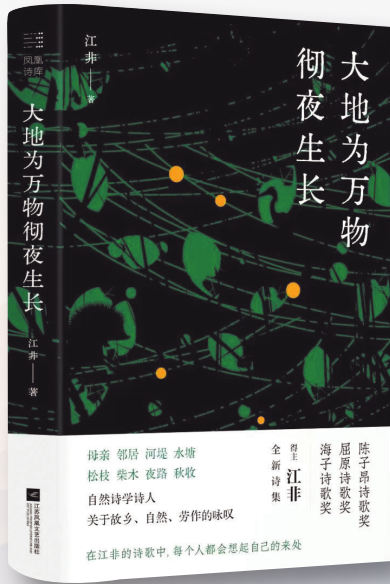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,我想起了我小时候随着家人一起去收种庄稼的“田地”,想起了一个少年独自走进其中游荡的“田野”,还有被邻人乡亲视为生命的“土地”,以及我观望苍生的“大地”和我思索人类行迹与来往的“地球”。田地、田野、土地、大地、地球、宇宙,这是“大地”这个概念,在我的内心和生活中,不断升级的内涵。写诗40年来,正是这“大地”的根基支撑着我,让我面向自我、面向人类历史、面向自然、面向存在,呼唤一种关于生命本真的诗歌应答。

多年来,我的诗歌写作始终坚守一个核心命题:在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、人与个人史和普遍史的关系之中,询问生命存在的真相。于我而言,笔下的乡野动物、田间劳作、四时风物、幼年旧事,从来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,也不是对城乡文明差异的表层反思,而是一场贯穿一生的精神溯源。

真正的自然写作,有着严谨的诗学内核与精神尺度。它区别于浅表的山水抒情、符号化的田园吟咏,是立足纯粹自然、回归生命本心的深度创作。

我的大部分诗歌承载着个人史的记忆,也试图呼应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与生命追问,试图在个体的劳作、感知与沉思中,探寻普遍的人性真理与存在价值。我相信,人的生命才是激活诗歌和语言的唯一动力。

获奖于我是全新的起点,是一种更高的鞭策。未来的写作之路,我将继续扎根大地,凝视世界,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,构建个人完整的写作体系,争取写出更多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


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,江非著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25年7月

张二棍

《我愿埋首人间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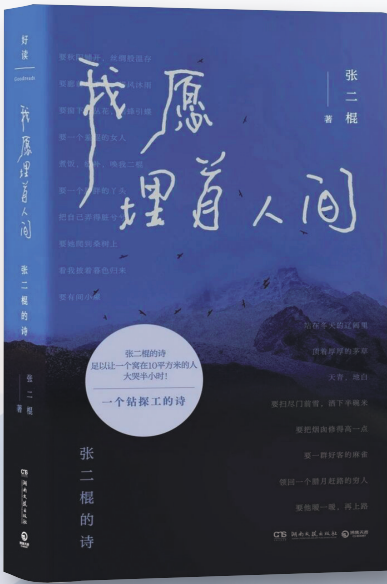
张二棍,本名张常春,1982年生,山西代县人。现就职于山西文学院,任《山西文学》编辑。出版有诗集《搬山寄》《入林记》等。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、闻一多诗歌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茅盾新人奖。

获奖感言

我曾经写过很多平庸的诗,未来也大抵会如此。在越来越迟疑的写作中,我慢慢认领了这个寻常的自己,也渐渐体悟到,写作非朝夕之功,却需要分秒不辍的累积。多年来,诗歌早已成为我与他人彼此沟通的密码。多年来,我俯身在一个个句子的沟壑间,像极了在白纸上乐呵呵谋生的农人,侍弄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汉字。多年来,我越来越体会到,我们的人生和世界并不完美,但我们需要报以更温暖的姿态或更良善的态度,去观照那些被遗忘、被漠视、被伤害的万千生灵,去描摹那些有温度、怀气象、见风骨的凡人小事。所以,诗歌是一场至高人道主义的行动,而前赴后继的写作者们,带着微笑和良善,照拂着每一个渴望得到凝视与问候的生灵。多年来,我明白了自己的局限与无力,但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永远带着一种探望的情谊,甚至寻亲的热忱,去书写那一桩桩既古老又新鲜、既细微又辽远的往事或未知。

这些年,诗歌给予我的已经太多了。在未来,我更该存敬畏、持谦恭、去执滞,以患难与共、物我两在的态度,用心一点,再用心一点,把自己的诗歌缔造成一杯更醇厚的甜酒、一只更婉转的云雀、一把更称手的拐杖、一座更芬芳的花园。我想,我大概终其一生,都会用心血来供养我热爱着的诗歌。

此刻,能够站在这里,我深感幸运,也深知自己未来的写作,还需要更漫长的跋涉。谢谢诸位师长的鞭策与支持,让我带着志忘,领受鲁迅文学奖的这份巨大荣光,让我有足够的信念,去面对一个更磅礴、更精微的文学世界。



《我愿埋首人间》,张二棍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,2025年8月